

# 即使星星会熄灭

朱光亮

《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讲述的俨然是想象中的动物——如果博尔赫斯还活着，大概还在不断地扩充那本《幻想动物集》，一定会在“卡夫卡的想象动物”“C·S·刘易斯的想象动物”后，收入“范晔的想象动物”。比如“食梦目熊科”的“卧游熊”，它们躺着旅游、在床上看山水，把被窝一会儿堆成山字形、一会儿堆成水字形。看到“卧游熊”，那些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中国文人，在博尔赫斯的心中是不是都变成了圆滚滚、毛茸茸的熊？

但不管时间熊、镜子虎如何被“科学”地标注了科、目、纲、门，也不用去想讲给看不见的小猫的故事是什么文体，这本质上是一本关乎柔软的内心的书，或者说一本描画星辰的书。

只需翻开第一页，就会明白它是如何关乎柔软的内心。第一种动物是刺鼠——让人想起叔本华的豪猪，同样浑身有刺又喜欢紧紧相拥。但它们毕竟不同，因为豪猪——也就是我们人类，总是在寒冷一拥抱一温暖一疼痛一分离中无解地循环，而刺鼠选择了羞愧地跑开，从此单独过活，只在回忆中“一直以为疼痛是温暖的一部分”，默默终止了伤害，却记得温暖的本质。书中的动物大多如此，耽于幻想，经常羞愧，行踪隐秘到只能被范晔这样的人捕捉。像是星光微弱的星辰，但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于浩瀚的宇宙之中。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凭借这些星星，迷航的人可以倏地找到方向。

而所有的星星终会熄灭。这本书用爱睡觉的老虎与孩子的故事揭示了宇宙的秘密：孩子和小猫一样的老虎生活在一起，他们经常一起午睡。

“有一次老虎睡觉睡了很长时间一直不醒。（可能是忘了。）孩子一直等着老虎醒过来。（打扰别人睡觉不好。）老虎可真能睡。（我以前不知道老虎这么能睡。）后来孩子把老虎藏在土地里，好睡得更平静安稳。”

“后来孩子一直等等啊等等，等到老虎睡觉的地方开出小花。”

“等到孩子也睡着了，睡在一个木头盒子里……”

“直到有一天，天上吹响起床号的时候，所有的孩子和所有的老虎一块醒过来，就告诉我你梦见了什么。那时候故事才刚刚开始。”

故事像白天晒过、散发着太阳香味的被子，像静夜洁白的月光，像无风时海湿润了沙滩——像睡在木盒子里，藏在土地中，土地的上面开着小小的花。

忽然间号角响起，我和所有深爱的亲人、朋友快乐地坐在一起，热闹地分配角色，你是我的老虎，我是你的孩子，她把我埋进土里，我给他做了精美的雕花木盒子。

那些离开了的，不过是比我们早睡了一点。不要悲伤，也不要不舍，因为孩子也好，大人也好，老虎也好，都是要睡觉的呀。

宇宙的秘密越讲越长，就像一直不断涌来站在前面一只肩膀上的兔子，看不见的小猫永远兴奋地追逐着自己的尾巴。顾湘要怎么画出这个地球上不存在的、“看不见的”，或是“什么都没有”？

“透明的天使穿着透明的雨衣”给出了完美的回答，有点像画在石板上的粉笔画，又有一点像丝网印刷，顾湘用宁谧的蓝，同时暗示了透明和无数种色彩，就像神奇的动物霍加加，在没有见过之前，会怀疑它的真实存在，而见过之后，世界瞬间朝着自己开放了——

最后，范晔讲了一个乌拉圭作家所写的七十只兔子叠罗汉亲吻长颈鹿的故事——那么读这本书，就像是去亲吻长颈鹿在这个地球上唯一的近亲霍加加，它们没有那么高，不需要危险地叠罗汉，只需轻轻翻开书页，就会从轻物中迸出无数星星，映照柔软的心灵，守护睡着的孩子和老虎。

（《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范晔/著，顾湘/绘，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时间熊文化联合出品，2022年5月版）

## 致友人

王养浩

金桂飘香芳洲，笑聚首。豪情斟满醇酒，上方舟。少年志，报国情，遍九州。暮年莫道生愁，写春秋。

二  
挥别霜降，秋尽冬上，冷雨寒风飒。北国飞雪漫四方，欲遥望，银色茫茫。旌旗飘扬，号角吹响，扬鞭喜逢朝阳。京城盛会谱华章，斗志昂，万马奔放。

## 苍鹰记叙文

梅子涵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跑来跑去。每天都跑到院子旁边的解放军马厩里，站在马的面

前看着它们发呆。我没有看见过它们奔跑，马厩前的空地很小，它们只是溜达，但是我知道它们跑得飞快。

我想骑着它们跑，也想像它们一样跑。长大些，住到另外一个院子里，没有马厩了，就躲猫猫。那时候，小孩晚上也可以出去玩，功课白天已经做好，晚上不做功课。当小孩子的时候，只有功课功课，长大后没有什么激动的回忆。

院子里有很多树，房子和房子之间有迂回，角落连着角落，适合打游击，躲着不出声，猛然大喝一声：“不许动，缴枪不杀！”没有人肯缴枪，都是撒腿就跑，我最善于撒腿就跑。我也不喜欢总躲着，游击队都是运动的，子弹从头上飞过，却打不着。虽然腰上手上都没有枪，但我经常觉得自己已是游击队长。

电影制片厂就是从来不招我，要不几十年下来，我会是最酷的老游击队长了。脸上有一丝笑容也没有，任何敌人都望风披靡！

我正式肯定自己跑得飞快，是三年级。体育老师让大家围着院子里的圆形大花园跑。小学在我们住的大院子里，商老师一声枪响，我立刻跑在了第一个。体育老师姓商。

花园的圈子不大，绕着一个不大的圆圈拼命跑实在太好玩。我一圈一圈地赶过和甩下所有的人！我已经跑完第四圈第五圈，他们还在跑第三圈第四圈，还有人可能在跑第二圈。当然，他们当中有很多是小姑娘。

一会儿一圈，一会儿一圈，像是在画圆，首尾立刻相接，快得旋转起来，一圈套着一圈。

究竟跑了多少圈不知道。谁第一，谁最后，也不知道，商老师喊停就停。等他喊停的时候，只剩下我还在跑。所以我既是第一，也是最后。

没有人昏过去，都是喘气喘得好好像昏过去。我没有喘得像要昏过去。

班里的两个喜欢作弄人的留级生双胞胎，我每一圈“嚓”从他们身边闪过，又甩下他们时，他们都无神地看我一眼，双胞胎的眼神也很很双胞胎！后来，他们从不招惹我，一定是记得住我的“嚓”一声！

商老师拍了一下我的头：“跑得蛮快，以后参加比赛！”

小学毕业考取了一个学习和体育都很好的中学。第一次上体育课，嗓门震天的杨老师让我们在篮球场边的绿茵地上测验六十米。明明有一个正规的大操场，正规跑道，他却让我们在这儿跑。地面都是青苔，滑叽叽，走路都容易摔跤。一个对一个跑，他拿着秒表站在终点，震天地喊：“预备，跑！”我们就滑叽叽地往终点冲，有的踉跄，有的摔倒，我到达终点，他对我说：“你参加田径队了，星期四下午来训练！”

过了一年，我当了初中田径队队长。参加区中学生运动会，六十米获得第一名。班里一个小姑娘写作文，唐老师讲评朗读出来：“梅子涵跑着跑着像一只苍鹰一样飞起来！”教室里笑翻，以为是苍蝇，唐老师解释：“不是苍蝇，是苍鹰！”

我参加了两届市中学生运动会。队伍进场的时候，我和杨老师走在第一排，他是教练，我是队长。他问我：“你知道什么叫望风披靡吗？”我摇摇头。他说：“你往看台上看看就知道了。”我看了看还是不知道。他后来解释说，看台上的队伍进场的时候，看台上别的学校都紧张了，校旗东倒西歪，这就是望风披靡。

但那可能都是风吹的。杨老师喜欢开玩笑，很适合唱滑稽。我又被送到区里参加集训。每个星期二到体育馆训练，教练是少体校的。训练结束，教练就发给我们两毛钱。我吃了一碗阳春面，买一个鸡蛋面包，正好两毛钱。我蛮会买东西吃的。

西风烈，秋声起，民间把深秋落苏叫作“西风落苏”，不免让人想起苍茫原野，秋风乍起，其声回旋，落苏枝头摇曳，苍凉遒劲的景象。

儿时，老家的自留地，种着十几株落苏，当秋风像扫帚，扫遍野原时，那些落苏被吹得东倒西歪。此刻，记忆中的母亲，忙完自留地的活，会站在河滩地，看着被吹得蓬头垢面的落苏株，闷不作声。

是的，那时秋天挺冷，西风骤紧，声声逼人，让人皱眉缩脖。再看那些落苏株，已然不成样子，俯仰不一，茎断叶落，像是战场归来，伤兵满营，全没了夏日的凛凛威风。邻家阿婆路过，对着母亲直嚷：“阿全珍，这些落苏要了做啥，拔脱算了。”母亲笑笑，示意留着。

中学毕业，停止中考，就轰轰烈烈下乡了。

也是杨老师送我们去农场。他告诉我们，我们去的是农场的砖瓦厂，不用下田劳动，而且是远东地区最好的砖瓦厂。

我们都知道他会唱滑稽，所以听了也开心。他安顿好我们，就匆匆赶往镇上搭车回上海。我站在宿舍窗口，看着他的背影。他给了我跑道，指导我训练，成为一只“苍鹰”。他离去的背影有点儿躬，急急忙忙像逃离。他曾经叮嘱我，考高中一定要考本校，因为高中田径队的短跑需要我，可是他送我们到这儿来了。后来，我没有再见到杨老师。

农场没有跑道了，但我还是偶尔有机会很认真地跑……先说一次英雄主义的，再说一次浪漫主义的，别的就省略了。

英雄主义的那次是在晚上。我正发烧，睡在床上，外面大喊：“失火啦！”我昏头昏脑爬起来就往大堤上跑。远处烈火冲天，像一只大船烧起来，我边跑边想，这一回要为革命献身了。结果烧的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猪圈，在河的对面，我们过不去，只好在一片猪叫声中回去睡觉，第二天烧退了。

浪漫主义的那一次是清晨。农场是在一个海湾，不会有大轮船开过，可是那天清晨偏偏汽笛长鸣，完全是万吨巨轮的响彻，梦一般回荡！我惊奇地蹿出房门，朝着海边狂奔。

可是开阔的水面上只有几只小渔船在远处装点，空荡得恍恍惚惚！我

一大早，那只珠颈斑鸠又来。它已在窗外连续殷勤呼唤三天了，有时远方隐约

有鸣声回应，可是久久不见鸟踪。它也不气馁，今日晨光刚透亮，又来冷气窗台咕咕呼叫。

这个遮阳板内的隐秘角落，年年有斑鸠来筑巢，某年放上几根草茎后再无音信，某年留个灰斑点的蛋孤零零地在枯枝上；有两三年则真孵出小鸟，雏鸟从出壳到独自飞翔。

斑鸠的巢筑得真简陋，几根草茎细枝随便摆摆。但最简省的



记忆收容所 (油画) 苏醒

愣看着天空，想分辨出一丝丝的巨轮残烟和汽笛痕迹，可是汽笛又哪有痕迹？芦苇丛里有几只野鸭子飞起来，往天的高处去浪漫了。

我疑惑不解地往回走，边走边回头，觉得像是一个空茫茫的大头梦。那时，我正在参加场部的一个调查组，住处的边上几幢艺术家们的宿舍，杂技团的、京剧院的，他们在这儿学习、种地，增添劳动者的思想和感情。

一个精神的老人正坐在他宿舍门口的小凳子上，他问我：“小青年，这么大清早，你去海边了？”我告诉他，听见大轮船叫，可是海上什么也没有。我刚说完，心里已经忽然一道光亮，因为我知道他是孙泰。

他说：“哈，那是我

的！”他是中国的口技泰斗。那时，他离开了舞台，就在这海边叫喊出自己的艺术。

我那时太年轻，只会哈哈笑，而现在，心里很翻腾。

真是好听，真是像啊，他吹出轮船，还吹出跑道，艺术可以这样神奇，我遇上了。

苍鹰的记叙文是我的那个女同学写的，我没有想到后来自己也会用文学重新记录。童年“奔跑”，长大后遇上些神奇，叙述英雄夜晚，浪漫清晨，这个公式应当会是普遍的。滑叽叽是跑道，兜圈子也是跑道，“嚓”的一声太迷人。



## 听鸟音

吕雪莹

在水泥地上，半眯着眼适应这个世界。万幸的是，四楼阳台没有猫。

说来，俗称乌秋的大卷尾真令人难忘，一身黑羽乌亮亮，给人稳重优雅的印象，既不聒噪也不躁动，飞翔姿势轻灵利落，颇有大侠之风。田径场上常见三两只乌秋停在球框上，偶尔还互相对望、啾啾，仿佛在聊天，这个时候总感觉它的眼睛特别有神。乌秋不怕其他猛禽，据说只要两只乌秋一起，就敢追赶大冠鹭；我虽未见过此奇景，但曾目睹家里养的小黑被两只乌秋追着汪汪叫，落荒逃进工寮。这鸟果真凶悍！

鸟声如此有趣，听到它的声音，心情就会大好。

直接削成小小的三角块，再用清水洗濯，待水渍滴尽，然后炒来吃。炒烧前，母亲又找来两样搭配的蔬菜：鲜的毛豆与韭菜。毛豆是瘦瘦的牛蹄扁，韭菜是本地的，细叶嫩绿，清清爽爽。

傍晚，秋风阵阵，其声嘘嘘，伴随袅袅炊烟，灶头间飘来缕缕菜香，西风落苏炒好了。拿出来时热气腾腾，酱紫色的落苏，流着油，晶莹发亮；嫩绿的毛豆点缀其中，显得尤其精神；绿长的韭菜横七竖八平躺其上。当母亲把这盆菜往八仙桌上一放，豆香、菜香、油香，真是满屋飘香，把人的鼻子都吊起来了，没想到，秋声里不像样的落苏，此番炒烧，居然这么神奇好吃。姐弟几人急不可待，一筷夹起落苏，放进嘴里咀嚼，落苏酥软有味，清香无比，融进了秋天的味道。

看着孩子们吃得开心，母亲夹菜的

西风烈，秋声起，民间把深秋落苏叫作“西风落苏”，不免让人想起苍茫原野，秋风乍起，其声回旋，落苏枝头摇曳，苍凉遒劲的景象。

儿时，老家的自留地，种着十几株落苏，当秋风像扫帚，扫遍野原时，那些落苏被吹得东倒西歪。此刻，记忆中的母亲，忙完自留地的活，会站在河滩地，看着被吹得蓬头垢面的落苏株，闷不作声。

是的，那时秋天挺冷，西风骤紧，声声逼人，让人皱眉缩脖。再看那些落苏株，已然不成样子，俯仰不一，茎断叶落，像是战场归来，伤兵满营，全没了夏日的凛凛威风。邻家阿婆路过，对着母亲直嚷：“阿全珍，这些落苏要了做啥，拔脱算了。”母亲笑笑，示意留着。

走近细看，落苏表面还斑痕点点，像冬日里小孩脸上的春斑，实在其貌不扬。于是，路过的乡邻又叫母亲收拾拔了，撒点菜籽，兴许寒冬之前，还能吃上鸡毛菜。

这次母亲不再坚持，想想邻居的话不无道理，不过她最终还是拔剩几株，并培土扶正，留点念想。此刻，萧瑟西风中仅剩的落苏，在秋风的号声里，像是战斗到最后的士兵，抖擞精神，接受生命最后的挑战。

深秋时节，出嫁的大姐回娘家，母亲张罗着烧几个菜，拿出家里仅剩的几个鸡蛋，又到外婆家拿回几条鲫鱼。末了，又到自留地，去采摘仅剩的几只落苏。这些落苏，在西风嘶叫声里，虽说个形越小，还扭曲、畸形，却越发有了精气。

被采回家的落苏，母亲没有去皮，

## 十日谈

新“秋声赋” 责编：王瑜明